

小五义

第一回 颜按院奉旨上任 襄阳王兴心害人

诗曰：

清晨早起一炉香，谢天谢地谢三光。
 国有贤臣扶社稷，家无逆子恼爷娘。
 惟求处处田禾熟，但愿人人寿命长。
 八方宁静干戈息，我遇贫时亦无妨。

话说襄阳王赵珏——赵千岁，乃天子之皇叔。因何谋反？皆因上辈有不白之冤由。

宋太祖乾德皇帝，乃兄弟三人：赵匡胤、赵光义、赵光美。惟宋室乃弟受兄业，烛影摇红，太宗即位。久后，光美应即太宗之位。不想宁夏国作乱，光美奉旨前去征伐，得胜回朝，太宗与群臣曰：“朕三弟日后即位，比孤强胜百倍，可称马上皇帝。”内有老臣赵普谏奏：“自夏传子，家天下，子袭父业，焉有弟受兄业之理？一误不可再误。”人人皆有私心，愿得传于子，不愿传于弟。得胜之人，并不犒赏，加级进禄。光美见驾，请旨犒赏。天子震怒：“待等尔登基后，由尔传旨。今且得由朕。”光美含羞回府，悬梁自尽。

赵珏乃光美之子，抱恨前仇，在京招军买马。有九卿共议，王苞老大人奏闻万岁降旨，将赵珏封为外藩，留守襄阳坐镇，以免反意。不想更得其手，招聚四方勇士，宠幸镇八方王官雷英，设摆铜网阵，招聚山林盗寇，海岛水贼。暗约

君山飞叉太保钟雄，挡住洞庭湖水路八百里。黑狼山金面神栾肖，黑煞帅葛明，花面太岁葛亮等，挡住旱路。水路有洪泽湖高家堰镇湖蛟吴泽。水旱路塞断太宗的气脉，南北不能通商，东西不能畅行。并有王府招来群寇：金鞭将盛子川，三手将曹得玉，赛玄坛崔平，小灵官张保、李虎、夏侯雄，金枪将王善，银枪将王保。并有邓家堡群寇：青脸虎李集，双枪将祖茂，铜背猿猴姚锁，赛白猿杜亮，飞天夜叉柴温，插翅彪王录，一枝花苗天禄，柳叶杨春，神火将军韩奇，神偷皇甫轩，出洞虎王晏桂，小魔王郭进，钻云燕申虎，过度流星灵光，小瘟蝗徐畅，赛方朔方雕，圣手秀士冯渊，小诸葛沈中元，神手大圣邓车，辅佐王爷，共成大事。

焉能知晓，京都拿来金面神栾肖，破了黑狼山；灭了高家堰，拿来吴泽，解往京都，供招王爷谋反之事。天子诏九卿共议。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包公，跪奏澈水拿鱼之法。天子旨准，派来代天巡守天使钦差颜按院大人，察办荆襄九郡。在金殿讨下开封府一文一武：文臣主簿先生公孙策，武将御前带刀四品右护卫锦毛鼠白玉堂，赐上方宝剑，先斩后奏，路上代理民词。是日请训出都，浩浩荡荡，扑奔襄阳而来。一路无话。

至襄阳，文武官员俱各免见。上院衙投递手本，单叫襄阳太守轿前回话。大人见金辉，单问襄阳王之事。金太守一一回明，方才告辞。当颜巡按入城之时，襄阳城军民人等纷纷瞧看。不料，黑妖狐带领小义士艾虎，也在人丛之内偷隙。智化因在暗地保护金大人上任，巧遇小义士艾虎活瓦盗刀，追杀赛方朔方雕，病太岁张华泄机，智爷探知襄阳王府内铜网阵之虚实，放走病太岁。师徒会在一处，正问艾虎君

州的来历，听店中人员言道：“按院大人到省。”师徒在人丛中，矮身而瞧。但见开道锣鸣，龙旗牌棍，金锁提炉，彩亭内供奉万岁圣旨，上方宝剑，如君亲临。金牌后边厢是大人的一大轿，轿前引马乃系御前四品带刀右护卫。看他戴一顶粉绫包六瓣壮帽，上绣三色串枝莲，花朵烂漫，银抹额二龙斗宝，两朵素绒桃，顶门上秃秃地乱颤。穿一件粉绫色箭袖袍，周身宽片锦边，五彩丝鸾带束腰，套玉环佩。内衬葱心绿夹衬袄。青缎压云根薄底鹰脑窄腰快靴。天青色的跨马服，锦簇花团。肋下佩带一口轧把峭尖雁翎钢刀，绿鲨鱼皮鞘。金饰件，金吞口，兰挽手绒绳飘摆，悬于左肋。看品貌，真是面如美玉，白中透亮，亮中透紫，紫中透光，光中透润，润中单透出一种粉暖暖的颜色，如同是出水的桃花，吹弹得破。黑真真两道眉，斜入天仓；二眸子皂白分明，黑若点漆，白似粉淀，神情足满。鼻如玉柱，口赛涂朱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轮，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，庄严气概，有若天神。跨着一匹白马，鞍鞴鲜明，项带双踢胸，乃大人的官坐（五爷与大人是生死弟兄，故此要这个威严）。他右手拿定打马藤鞭，进襄阳城旁若无人，哼哼地冷笑，把襄阳看作弹丸之地。智爷与艾虎言道：“看你五叔多么威严，今非昔比，福随貌转。”艾虎道：“师傅你教我的，不是常说‘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’么？”智爷暗喜：“此子日后必成大器。”观看轿马车辆等，俱都入上院衙。顷刻间，文武官员拥拥塞塞入上院投递手本。

智爷与艾虎回店用晚饭。智爷只身奔上院衙与五弟送信，言讲襄阳王府铜网阵之事。不想至上院衙，轿马围门不能往里带信。自思无非听张华所言，倘若不实，岂不是妄

说，不如自己今夜晚亲身至王府探探虚实，明日再来送信。想罢，自己转身回店，晚间派艾虎至金知府署内，保护金大人，不时防备刺客。艾虎去后，自己等二鼓之半，将灯移在前窗台，换夜行衣靠时，怕外边人看见，故将灯移在窗台上，脱去长大衣襟，头上戴软包巾，绢帕拧头斜拉，茨菇叶三叉通口。夜行衣靠寸排骨头纽，周身纽盘纽扣，俱已扣齐。青缎裤，青缎袜，大叶搬尖头鱼鳞鞋，倒纳千层底。青绑腿青护膝，青绉绢束腰，勒系百宝囊内装应用的物件，钢铁家伙，千里火筒，飞抓百练索。将刀由鲨鱼皮鞘内抽出，插入牛皮软鞘之中。皮鞘上有罗汉装丝绦，胸前双系蝴蝶扣，脊背后走穗飘垂，伸手掖于腋下，为的是蹿房越脊利落。拾掇妥贴，将灯吹灭，移于案上。将单窗推开观看外面无人，将双门倒带，由窗棂纸伸手将插管拉上（怕有店中人前来看破，故此将门倒带不露痕迹），越身出店墙之外，直奔王府，探看铜网的虚实。

若问铜网如何摆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智化夜探铜网阵 玉堂涉险盗盟单

且说智化行至王府后身，将百宝囊中飞抓百练索取出，如意钩搭住墙头，攀绳而上。至墙头，起飞抓，绕绒绳，收入囊内，取问路石打于地下，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。飘身脚踏实地看了看，黑夜之间，星斗之下，空落落杳无人声。垫双人字步，弓磕膝盖，鹿伏鹤行，瞻前顾后，瞧左看右，不住频频回头。忽然间，抬头一看，黑威威，高耸耸，木板连环八卦连环堡。智爷一瞧，西北方向木板墙，极其高大。听张华所言，上有冲天弩，不能依墙头而入，若依墙头而入，被毒弩射着溃烂身死。下有大门两扇，按八方立八门。八大门内，各套七个小门，按的是八八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内分凶卦、吉卦；六合、六冲；归魂、游魂。走吉卦则吉，无阻无碍；走凶卦，内有翻板，自家人从地道中出入，使进阵人首尾不能相顾，足下斜𠄎字势，总要踏在当中。如若一歪，登在滚板之上，坠落下去，坑内有犁刀窝刀，毒弩药箭，立刻倾生。故此智爷到木板连环八卦连环堡外，瞧了又瞧，看了又看。心中转侧，回手拉刀，点于大门之上，里面并无横闩立锁，一点即开。果然内有连环，七个小门斜，斜棱掉角。自己寻思，大门乃乾为天，天：风垢天，山遁天；地：否风地，观山地，剥火地。晋火天大有。智爷看得明白，未敢进去。扑奔正北，也是两扇大门。用刀点开，也

是小门。智爷一瞧，大门乃是北方坎为水。七个小门是水：泽节水，雷电水。火：既济泽火，革雷火，丰地火。明夷地水师。智爷乃是精细之人，仍然扑奔东北。刀点双门，乃艮为山：小门山，火贲山，天大畜山。泽：损火泽，睽天泽，履风泽。中罕风山渐。智爷仍不肯进去，行至正东。刀点双门，大门乃震为雷：小门雷，地豫雷，水解雷；风：恒地风，升水风，井泽风。大过泽雷随。智爷行至东南，不用开门，知是巽为风。风：天小畜风，火家人风；雷：益天雷，无妄火雷，噬嗑山雷。颐山风蛊。正南离为火。火：山旅火，风鼎火；水：未济山水，蒙风水，涣天水。讼天火同人。西南坤为地。地：雷复地，泽临地；天：泰雷天，大壮泽天，夬水天。需水地比。智爷行至正西，刀点双门，用意细看，乃兑为泽。泽：水困泽，地萃泽；山：咸水山，蹇地山，谦雷山。小过雷泽归妹。心中忖度：由地山谦而入，按卦爻说，“逢谦而吉，遇泰而昌”。入地山谦数了又数，算了又算。可见智爷是胆愈大而心愈细，智愈圆而行愈方。

智爷来到此地，皆是生发着自己。由西方而入，西方庚辛金，金能生水。智爷穿一身夜行衣靠，尽是黑色，属水。北方壬癸水，金能生水，生发着自己。又入的是地山谦吉卦，又是生发着自己，故此吉祥。脚着卅字势当中，心神念着定不偏也不歪。行至当中，见正北高耸耸冲霄楼三层，有五行栏杆，左有石象，上驮宝瓶；右有石吼，上驮聚宝盆。宝瓶、聚宝盆两物当中，有两条毛连铁链，当中交搭十字架，两边接于三层瓦楼檐之上。此楼三层按三方，下面栏杆按五行，外有八卦连环堡：位列上中下，才分天地人，五行生父子，八卦定君臣。前有两个圆亭，左为日升，右为月

恒。铜网阵在于楼下。

智爷看明，意欲扑奔楼去。他想，三层的上面，有王爷大众的盟单，吾今既然到此，何不将盟单盗将下来，明日见了五弟之时，说王府的厉害，他倘若不信，现有盟单为证。智爷意欲向前，忽听东南嗖的一声，由风火家人进来一条黑影。智爷吃惊，伏身细看，原来是一人，也奔中央而来。一身夜行衣靠，白脸面，背插单刀，行似猿猴，脚着卐字势当中，轻而且快，疑是五弟到了。智爷收刀，击掌两下，对而言：“二哥因何到此？”智爷方知，果是白五弟。智爷知晓陷空岛弟兄五人的暗令，每遇黑夜见面，大爷击一下，二爷击二下，按次序击掌，故此假充二义士韩彰。

不表此事。且说白玉堂因何到此？只因五爷跟随大人上院衙，大人升堂，五爷与公孙先生站班，所有襄阳的文武鱼贯而入。细细盘察为官的来历，再问襄阳王的好歹，若有王爷的保举，不是削去前程，就是明升暗降。故此耽延时刻，夤夜方散。五爷独身告便，换便服出上院衙，至王府前后踩道，以备晚间至王府窥探虚实。回至上院衙，与大人同桌而食。颜大人再三嘱咐，不许只身夜晚入襄阳王府。五爷遂满口应承，心中早有准备。劝大人安歇后，自己换好夜行衣靠，嘱咐手下人张祥儿，大人若问，不许说出。自己施展夜行术，出上院衙，至王府。飞抓百练索搭墙，掏问路石问路，并无人声犬吠。下墙至木板连环八卦进连环堡，一看乾、坎、艮、震四大门皆开，各套七个小门。自己早已明白，就知道乾为天。天：风垢天，山遁天；地：否风地，观山地，剥火地。晋火天大有。坎为水。水：泽节水，雷电水；火：既济泽火，革雷火，丰地火。明夷地水师。艮为

山。山：火贲山，天大畜山；泽：损火泽，睽天泽，履风泽。中罕风山渐。震为雷。雷：地豫雷，水解雷；风：恒地风，升水风，井泽风。大过泽雷随。行至东南，巽为风。五爷一笑，刀点双门，心中忖度：可惜襄阳王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蛊惑，作此无用之物，难道说还是个阵势不成么？据我看，除非是三岁的顽童不晓，但要稍知生克治化之理，如踏平地一般。此乃巽为风，吉卦走风火家人，脚踏巽字势当中。

忽然听前边击掌两下，知是二哥在此，倒觉吃惊：二哥不懂消息的。身临切近，原是智兄在此，急忙施礼。智爷搀住言道：“你好大胆量。”五爷勃然大怒：“智兄怎么说小弟好大胆量，你莫非比小弟胆量还大不成？”智爷深知五爷的性情：好高骛远，妄自尊大；只知自己，不知有人，藐视天下的能人。智爷满脸赔笑说：“五弟莫怒，劣兄非是胆大到此，因有王府人泄机，方敢前来。五弟听何人所说此阵？”五爷大笑：“小小的八卦，何足道哉？不是小弟说句大话，我们陷空岛七窟四岛，三峰六岭，三窍二十五孔，各处全都是西洋八宝螺丝转弦的法子，全是小弟所造。这个小小的连环堡，玩艺一般。”智爷吃惊不小：“五弟，既然你明白，我问问你，这个楼叫什么楼？这个栏杆怎么讲？这两个亭子何用外头的木板？咱们走的道路是什么消息？”

五爷大笑说：“智兄你好愚！这个楼他喜叫什么楼就是什么楼。横竖我知道他的用意。三层必是三才，栏杆必是五行好合，外面的木板是八卦，两个圆亭必是阵眼。脚下所走之地，明显巽字势，走当中，两边必是滚板坠落，下去轻者带伤，重者废命。八卦者，走吉卦则吉，走凶卦则凶。不是

有人，就是弩箭发。”话言未了，智爷连连点头，甘心佩服，名不虚传也。就不必往下再问。焉知净晓说了上头，没说底下铜网阵之事。智爷言道：“你我二人既入宝山，焉肯空返？何不将冲霄楼上王爷的盟单盗来，拿获王爷时作干证。”五爷点头：“待小弟上楼，兄与小弟巡风。”将至楼下，二人说话声音太高，早被看阵人听见。在石象、石吼两旁边地板一起上来二人，形如鬼怪，手持利刃，杀奔前来。

要问二位的生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青脸虎看阵遇害 白玉堂失印追贼

且说二人正奔冲霄楼，石象石吼两边地板一起上来二人。左边宝蓝缎子，八瓣壮帽，绢帕拧头，宝蓝缎子绑身小袄，宝蓝裤，薄底靴子，蓝生生的脸面，红眉金眼，一口钢刀，此人乃青脸虎李吉。右边一人穿黑挂皂短衣襟，黑挖挖脸面，一口钢刀，此人乃双枪将祖茂。叱喝声音：“好生大胆，敢前来探阵。”冲着五爷摆刀就剁。智爷在后着急，两个人首尾不能相顾（五爷在前，智爷在后）。智爷耳中听见磕咤卜一声，原来是青脸虎李吉早被五老爷一刀杀死，双枪将祖茂头巾被五老爷一刀砍掉。祖茂奔命翻身扎入地板中去了。待智爷赶到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五爷一阵哈哈狂笑：“智兄，想襄阳王府有几个鼠寇毛贼，又有多大本领？半合未定，结果了一个性命，砍去了一个头巾，哈、哈、哈……岂不叫人可发一笑？智兄与小弟巡风，待小弟上楼盗盟单去。”智爷说：“且慢，五弟请想，两个逃走一人，岂不前去送信？襄阳王府手下余党，岂在少处？倘若前来，你我若在平坦之地，还不足为虑。你我若在高楼之上，那还了得？以劣兄愚见，暂且出府再作计较。”五爷明知智化胆小，又不肯违背智兄的言语，只得转身向前。智爷仍然在后，出正西地山谦小门，仍由兑为泽大门而出。扑奔王府北墙蹿出墙外，寻树林而入，暂歇片刻。

智爷言道：“得意不可再往，等欧阳兄、丁二弟，大家奋勇捉拿王爷。”五爷闻说笑答道：“小弟在德安府与欧阳兄、丁二爷言道，说你们三位各有专责：他们二位押解金面神栾肖入都，兄台保护金大人上任，各无所失，定准俱在卧虎沟相会。兄台明日起身上卧虎沟，会同欧阳兄、丁二爷一同奔襄阳，在上院衙相会。”智爷言：“我走，金大人有事，如何对得起欧阳兄、丁二弟？”五爷言道：“无妨。”智爷说：“我嘱咐你的言语，也要牢牢谨记。”说罢分手。智爷不住回头，心中发惨，总要落泪，焉知晓这一分手想要相会，势比登天还难。

五爷回到上院衙踹墙进去，回到自己屋内，问张祥儿：“大人可曾呼唤于我？”回道：“大人已睡熟了。”五爷更换衣巾，换了白昼的服色，去到公孙先生的屋内。先生还未安歇，让五老爷坐。五爷就将上王府，与智化进木板连环，欲要盗盟单，杀了一人事，细说了一遍。先生一闻此言，吓了一跳，颜色大变，说：“大人再三拦阻于你，怎么还是走了？”五爷大笑：“先生不知王府纵有几个毛贼，俱是无能之辈，何足挂齿？先生此话，明日千万不可对大人言讲。”先生略略点头，侍承五爷吃酒。五爷言道：“夜已深了，请先生安歇。”

五爷告辞回到自己屋内，盘膝而坐，闭目合睛，吸气养神。不时的还要到外头前后巡逻，以防刺客。不料天交五鼓，正遇打更之人，五爷微喝：“从此上院衙内不许打更。”更夫跪言道：“奉头目所差。”五爷道：“有你们坏事。若有刺客将你们捆起，用刀微喝，你们怕死，就说出大人的下落。若无你们更夫，他倒找不着大人的所在。”更夫连连叩

头而出，回禀他们上司去了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早间，大人办毕公事，仍与五老爷、公孙先生同桌而食。酒过三巡，先生将昨日晚间五老爷上王府的事说了一遍。大人一闻此言，吃惊非小。五老爷在旁，狠狠瞪了先生两眼，哼了一声。大人叫道：“五弟，劣兄再三不叫你上王府，仍是这般的任性。”五爷道：“从今小弟再不上王府去了。”大人言道：“去也在你，不去也在你，倘若再上王府，愚兄立刻寻一自尽，吾弟归回，悔之晚矣。”遂将印信交与五老爷，派他护印的专责。五老爷当面谢过差使。大人虽是一番美意，缚住五老爷的身子，不想却要了五老爷的性命。

早饭吃毕，大人仍然和五老爷在此谈话，直到晚餐仍不放走。天交三鼓，五爷告便，回自己屋内稍歇。外面一阵大乱。五爷叫张祥儿外面看来。祥儿回头言道：“马棚失火。”五爷一惊，就知道是调虎离山计，总怕大人有失。解磨额，脱马褂衣襟，挽袖裤勒刀，并不往外看失火之事，竟往大人屋中观看。行至穿堂，公孙先生言道：“五老爷，大势不好，印所失火。”五老爷点头，蹓房过去，见大人在院内抖衣而战，玉墨搀架。五爷在房上言道：“大人请放宽心，小弟来也。”大人战战兢兢道：“吾…吾……吾弟，大……大……大势不好了，印所失火。”五爷说：“大人放心。”飞身下房，纵身蹓于屋内，至印所荷时板门。由门缝内瞧，早见火光满地，就知道是夜行人的法子，其名就叫做疏火移光法。一抬腿，当啷一声，双门粉碎，抖身蹓入屋中，伸手桌案一摸，印信踪迹不见。

若问印被何人盗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颜大人哭劝锦毛鼠 公孙策智骗盗印贼

且说五爷见印信丢失，暗暗叫苦。回头一看，贼人由后窗棂进来，撒下硫光火，虽是遍地的火光，有烟有火，绝不能烧什么物件，也不烫手，乃夜行人的诡计。五爷返身而出言道：“大人，印信丢失，谅他去之不远，待小弟追赶下去，将印信夺回。”大人道：“五弟，印信丢失不要了，只要有五弟在，印信丢失不妨。”五爷哪里肯听，早就蹑身蹑上房去，一看东西厢房北山墙，有一黑影一晃。五爷用飞蝗石子打去，卜一声响亮，虽然打在身上，此人未能坠落下去。五爷纵在东房之上，赶上前去就是一刀，只听见哧的一声，原来不是个真人（也是夜行人用计），乃是江鱼皮作成的，有四肢，一个头颅。无用时将其折叠起来，赛一个包袱；若要用时，腿上有个窟窿，用气将其吹鼓，用螺丝拧住，不能走气。脑后有皮套一个，挂于墙壁之上，被风一摆，来回的乱晃。其名叫做映身。五爷上当，刀剃皮人。转向扑奔正西。大人连叫：“不可追赶。”

五爷哪里肯听。出上院衙往西追赶，见一人在前施展夜行术。细看肩头上高耸耸背定印匣。五爷赶上前去，一刀正中腿上，哎哟一声，红光崩现，满地乱滚。五爷磕膝盖点往后腰，先拔贼人背后之刀，抛弃远方。解贼人的丝绦，四马倒攒蹄，寒鸭子浮水势，将贼捆好。解胸前麻花扣，将印匣

解将下来，双手捧定，在耳边先一摇，只听见咣唧唧地乱响，就知道印信在里面。五爷暗暗欢喜。猛然抬头一看，前边还有一个夜行人。五爷意欲追赶那人，自思印已到手，便宜那厮去罢。

后边厢灯火齐明，原是上院衙官人赶到，本是公孙先生至马棚救火，一浸而灭。先生进里边见大人，诉言其事。大人命先生派官人追赶白护卫，故此前来。远远问道：“前边什么人？”五老爷答道：“是吾追贼人，不上半里之遥，将贼拿获。尔等来得甚巧，将他抬至上院衙，以备大人审讯。”众人答言：“五老爷先请。我等随后就到。”

五爷提印匣按原路而归，仍是蹊房越脊，不由大门而入。至大人屋中，见公孙先生在旁解劝。大人呆愣愣发怔。五爷捧定印匣说道：“大人印信丢失，小弟追出上院衙，不上半里之遥，将贼捉获，将印信得回，请大人过目。”将印信放于桌案之上。大人欢喜非常，言道：“到底是我五弟呀，到底是我五弟。倘若印所门户已坏，就将印匣暂放先生屋内。”先生点头，不肯去收。自忖道：“印已到贼人之手，不知印信可在里面？倘若不在，糊里糊涂将印收讫，倘若用印之时，里面无印信，岂不是交接不清，一人之罪么？”故此问五爷说：“是怎样将印信得回？”五爷道：“行不到半里之遥，一刀将贼砍倒，将印信得回。”先生道：“就是这样得回？”五爷说：“正是。”先生说：“印信已到贼人之手，没有什么差错？”五爷冷笑道：“先生若怕有什么舛错，当着大人面前，大家一观，也省得日后有交接不清之患。”大人道：“先生收起来。虽然印信丢失片刻的光景，依然追回，还有什么舛错？”

大人论的是个人，即五爷不会办错事；先生论的是公事，五爷得了印匣之时，晃了两晃，知道印依然在內。他本就是狂傲的性分，哪时也没让过人，先生一问就觉得气哼哼地冷笑，暗道：“先生，咱在一处当差，念书的人实属厉害。既然这样，更得当着大人面前看明方好。”于是便对公孙策先生说道：“先生不肯收印，小弟虽把印信得回，不知里面印信在与不在，在大人面前务必看明方好。”先生无奈，将包袱打开偷看，就知道事情不好，印匣上锁头不在了。说：“不必打开看了。”五爷按住印匣一定要看。大人言道：“就打开看看何妨？”将印匣盖打开一看，那一颗黄澄澄的大印踪迹不见，只有一块黑脏脏的铅饼子在內。大人看见一急，将包袱望上一搭，吩咐收起来。料着五爷未看见，岂不想夜行人眼快，早已看见，言道：“他们盗印的原是三人，小弟捉着一人，走脱一人。印匣既是空的，印信必在那人身上。谅那厮去之不远，待小弟将他捉获回来，自然就有了大人的印信。”大人用手一揪，死也不放，叫道：“五弟呀，五弟！想你我当初在镇上相会，你也无官，我也无官，事到如今，你身居护卫，我特旨出都。丢了国家印信，不至于死，无非罢职丢官，你我回到原籍，野鹤闲云，浪迹萍踪，游山玩水，乐伴渔樵，清闲自在，无忧无虑，胜似在朝内为官。朝臣待漏，伴君如伴虎。一点不到，自家性命难保。五弟不至于不明此理。印信丢失不要了。”大人揪住五老爷死也不放，并有那边主管玉墨挡住，也是苦苦地将五爷解劝。五爷干着急不能出去，又不敢和大人动粗鲁，只好坐在那里低着头哼哼地生气。

大人和五老爷说起私话来了，讲论当初三吃鱼的故事。

公孙先生一听大人与五老爷说起私话来了，转身出得房外，看见外头有许多人对面站定。公孙先生至前一问，原来是观看盗印之贼。

看此人夜行衣靠，腿上血痕。黄澄澄的脸面，倒捆四肢，是个浑人。吩咐官人：“搭在我屋里去。”先生跟走至屋中，取止痛散与他敷上，便问：“朋友，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，为何作出这样事来，岂不把自己的性命饶上？若肯改邪归正，我保你在大宋为官。”贼言：“我今前来盗印，万死犹轻，焉有做官之理，休来哄我。”先生道：“我们开封府，众校尉与护卫等，哪一个不是夜行人？何况你有说词。”贼言：“我说什么？”先生道：“你们来几个？”回答：“两个。”先生说：“少时见大人，你说他盗印，你巡风，本要将他拿住以作进见之功，不料他已跑远。”贼人说：“此言错矣。我现背定印匣，怎么说是他盗印哩？”先生笑道：“你好糊涂，他早已拿着印报功去了，你的印匣是空的。此人陷害于你，你还不省悟！”贼言：“此话当真？”“焉能与你撒谎？”“哈哈哈哈哈，好邓车，原来是兴心害我。先生若肯引荐于我，愿与大人牵马随镫，泄王府之机，说印信的来历。”先生道：“兄弟，你先把话对我说明，我好在大人面前与你禀报。”贼言：“我乃襄阳王府与王爷换帖弟兄，姓申，名虎，匪号人称钻云雁。皆因是昨天大人手下不知是谁，前去至王府探阵，杀府内一人。我们那里有一个镇八方王官雷英出主意，叫王爷差派人来盗印。就是神手大圣邓车叫我与他巡风，命我马棚放火，他去盗印，事毕树林相会，将印匣叫我背定，见王爷报功。我只当是一番美意，不想插刀死狗娘养的害得我好苦！”先生问：“得印回去放在什么